

卷一

情夢栞卷之一



蕙水安陽酒民著
西山灌菊散人評



第一回

觀朕曾遊憇梵宮

看嬌娃奔馳城市

詞只多
易老莫辜負眼前花鳥
從來人算何時了
此占評今感慨知

多
財好色常顛倒
試看天報如瞻稿
却教守拙偏翻巧
拈出

新
生春華
右調寄醉落魄

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誰不願玉食錦衣
誰不

曉得纔出娘胎
苦業方通已停
安註定不容你嬌揉

書名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撰者 清 安陽酒民 撰, 清 灌菊散人 評
卷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3
編號 D8665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夢栞 第一回

卷第十一回 喪良心酒鬼賣甥

報深恩美婢救主

第十二回 有錢時醉漢偏醒

遇難處金蟬脫壳

第十三回 貞且烈擲簪斷義

負淑女二載幽期

第十四回 剛而正贈婦無淫

哄新郎一時逃走

第十五回 錯裡錯二女求婚

誤中誤終藏醋意

卷第十六回 是不是兩生敘舊

喜相逢熬煞春心

第十七回 貼試錄驚番岳母

送燈籠急壞丈人

第十八回 戲新婦吉席自招麼

為情郎舟中各吃醋

第十九回 假報仇人表兒難新郎

真掉包若素壽夫婿

第二十回 醒塵夢軒庭含笑

聯鴛被魚水同諧

目次畢

情夢杯卷之一

蕙水安陽山民著

西山灌菊散人評

第一回

觀勝會將憇梵宮

看嬌娃奔馳城市

詞曰韶光易老莫辜負眼前花鳥從來人算何時了此占評今感慨知

多少貪財好色常顛倒試看天報如勝稿却教守拙偏剛巧括出

新編蒲砌生春草

右調寄醉落理

這首詩是說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誰不願玉食錦衣誰不願嬌妻美妾那曉得纔出娘胎苦樂分通已停子安子註定不容你矯揉

情夢杯

第一回

造作的。惟君子能造命。惟積德可迴天。比如一棵樹培植得好。自然根枝茂盛。開花結果。生種不絕。若做來人。擅苗非徒無益。反加害矣。昔王敦圖貴。而伏辜。季倫擁賢。而致死。天子不能救。倖臣之餽。謀臣不能保。霸王之刎。莫非命也。就是有福氣的。也要知足。不可享。玉樹後庭。花邊謝館。娃宮裡。傾成灰。誰許你恣情酒。這麼若依得。一筆文王。不囚於羑里。孔明不悲於五丈原。卻康節。老頭兒。用不着上錫頭。下大抵乾坤。似一間屋。日月像等。籃太。兩面鏡。一天星斗。又如許多小鏡。遠近上下。處。掛着人。在中間。像一個蜘蛛。這裡牽絲結網。鏡裡也牽絲結網。這裡捉縛蚊蟲。那裡也捉縛蚊蟲。閃閃的。西邊東邊的。照了。藏在底下。上面的。照了。總一舉動。處。鏡子裡面。都替你記帳。依樣。西葫蘆。真是毫髮不與。報應分明。故修

善行。作惡。降百殃。如騰鷲。一般在下。今日。不說因果。故嘆佛偈。尼姑。也不說積德。類。講鄉約。里老。只說個心術。若說到心術。看官。門。以。嫌頭。中。氣。恐。怕。道。隱。衷。對。着。暗。病。就。要。掩。卷。打。盹。取。去。紫。瓶。頭。糊。密。留。下。不。知。原。說。個。情。字。心。如。種。谷。生。出。芽。是。性。愛。和。風。甘。雨。怕。烈。日。飛。霜。是。備。今。人。爭。名。奪。利。恣。酒。貪。花。喜。怒。哀。樂。愛。惡。欲。那。一。件。不。是。情。但。情。之。出。於。心。正。者。自。享。悠。然。之。福。出。於。不。正。者。就。有。摠。苗。之。結。局。若。迷。而。不。悟。任。情。做。去。一。如。長。夜。漫。漫。沉。酣。睡。境。那。個。肯。與。你。做。冤。家。當。頭。一。喝。擊。折。歡。聲。喚。醒。塵。夢。即。此。刻。樂。而。不。淫。怨。而。不。怒。貞。而。不。諱。哀。而。不。傷。多。情。才。等。俱。一。副。刮。腸。快。骨。持。正。無。私。幾。個。佳。人。做。一。處。守。經。行。權。冰。霜。卸。掃。其。間。又。美。惡。相。形。妍。媸。各。別。以。見。心。術。之。不。可。不。端。所。以。名。為。情。夢。折。絕。古。板。的。主。意。

絕風騷的文三三三：嫵辭雅詭一段幽情令現者會心自遠聽我說來崇
極正間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地方有一秀士姓胡名錫字楚卿生得穩妥
玉骨可人如綠萼梅花綉口錦心飽學比青霜武庫十三歲入庠父親胡
文彬曾做嘉興通判官至禮部郎中母黃氏封誥命夫人時已告老在家
一日吳江縣有一個同年姓荆名錫仁來歸德府做同知曉得胡楚卿童
年雋美託鹿邑知縣作伐願納為壻就請到內衙讀書縣尹將荆錫仁之
意達于胡文彬胡文彬不勝之喜茶過送出縣尹正要進來與夫人兒子
商議誰知胡楚卿在書房先已聽得見父親送出知縣去至廳後見一個
管家對書童道高勿我隨老爺在嘉興做官曉得下路女子極有水色但
怕人的多母到暑天去子表餘露出兩隻雪白的肥脚飽著一雙胡椒眼

這楚卿男人一般如今荆家小姐不消說是美的只怕這雙脚與我的也
差不多正在那里說笑楚卿立定一聽了想金蓮窄小三寸盈人許多
佳趣俱在這雙脚上若大了有甚麼趣且風俗如此總是累也未必小
不如對父親說回了他到好恰好胡文彬至裡邊把上項事一五一十說
着夫人未及開口楚卿接口道雖承荆家伯美意但結親太早進衙讀書
又晨昏遠離膝下况鄉紳典現任公祖驛姻嫵疑未便不如待孩兒明年
赴道鄉試倘賴祖宗之蔭博得個鹿鳴宴那時怕沒有隣近名門如今着
甚麼緊老夫妻二人見他說得有志氣便也快活就覆拜縣官回絕荆二
府因此蹉跎不曾與楚卿聘下一房媳婦不意十五歲上父母相繼而亡
踴踊痛哭喪葬禮忙了幾個月倏忽又是週年挨到十七歲上思量上

周仁
蔡德
俞彦伯

無父母又未娶妻家人婦女無事進來冷三路。不像個人家。因其老管家商議將伏侍老夫人兩個大了。鬻都出配與人。把樓房暫典與族叔胡世賞。他現陞戶部員外。得價三百五十兩。自己却移在庄上花園居住。把許多家什搬了過來。只同一房伏侍家人一個。蔡娘一個。小廝喚清書。年紀十五歲五六口。過活。當時三月天氣和暖。想平日埋頭讀書。並未曾結識半個朋友。上年又有服。不曾去得鄉試。如今搃是閒在家裡。坐吃山空。也不濟事。心上就要往外行動。便叫蒼頭喚兩個老管家來。一個名周仁。是掌租產的。一個名蔡德。是向來隨任出官的。俱有妻室另居。一時喚到。因對他兩個道。老翁存日。有一門生俞彦伯。係陝西綏德府米脂縣人。在京謀闢。面借我老翁銀一百八十兩。今現任汝寧府遂平知縣。聞得他甚

有風力。我如今一來歷。竟風景二者順便去討這頂銀子。或者有益。也不可知。前樓房典價銀三百五十兩。尚未曾動。周仁你與蔡德兒子蔡恩。各分銀一百六十兩。買賣生息。尚存銀三十兩。我要作盤費。我從未出門。蔡德你同我去。一路照管。叫你老婆兒子暫住這庄上來。其我看守家內。隨即將銀子交與兩人。蔡德領了命。自去收拾行李起程。楚卿就喚清書。及兒子蔡恩。并老婆媳婦。清早都來了。楚卿交了什物鎖鑰。分付蔡娘。并左先服侍的一房家人看守門戶。自與蔡德。清書。負牲口。裝上行李。一路開景。現風往商水進項城。來到上蔡界口。隔着遂平。止差九十里。此時已是四月初七日。那地方有一個禪林。叫做白蓮講寺。真是有名的古刹。

路上聽人傳說。明日去看盛會。天已將暮。三人下了飯店。問主人道。此去白蓮寺有多少路。店主人道。這裡到白蓮寺只有二十里。再去五里。就是上蔡城。相公若是便路。明日人山人海。何不也去走走。少不得我們都要去的。明日五更造飯。上午早到。楚卿道。我便要去。遂用了晚飯。自去安寢。果然四更時分。就有人行動。楚卿起來梳洗畢。吃了飯。喚牲口。裝上行李。拜還飯錢。店主人道。相公請先行一步。舍下收拾。隨後就來。遂作別出門。東方却纔發白。一路上男女絡繹不絕。及至寺前。到上午時候。只見山門。工先歇下。五乘幔簾。胡楚卿也要下馬。掌鞭道。相公。我們牲口是要趁客的。不如送你在飯店安歇。打發我先去罷。楚卿道。也說得是。我在此遊玩。少不得吃些點心。遂就在附近飯店住下。打發掌鞭去了。點心畢。分付店

主人。行李。步至寺前。此時燒香遊藝的。已是挨擠不開。男女老幼。何止一萬。三人不離左右。挨到山門。看那匾上寫着四個大字。是白蓮寺。到一路去。只見

先列着兩個。哼哈菩薩。後塑着四位。魔禮金剛布袋佛。張開大口。常尊者。按定神杵。爐烟飛翠。燭影搖紅。正殿上。金燦。大佛三尊。兩倚邊花流。阿羅十八。準提菩薩。供高樓千首觀音。藏寶閣。到講堂。鐘聲法鼓。依稀响。二月春雷。佛號梵音。彷彿洒半天風雨。老和尚。喊破喉嚨。小沙彌。擊翻金盞。齋堂裡。餓僧吃麵。不怕燙痛。嘴唇皮。香積廚。老道燒茶。那官。官穿鍋子底。孩兒們。玩的玩。跳的跳。手拿麻糖。甘蔗。老人家。立的立。拜的拜。口念三世阿彌。還有。輕薄少年。扯汗巾。挖屁

股乘機掉趣。又有風流子弟。染髮膏。搽粉黛。見景留連。那些婦女老成的。說老公罵媳婦。告陳親眷。騷張的穿僧房入靜室。引燕閣。黎靈有口乾的。借茶鍾。拿盞子。呷湯呷水。尿急的。爭茅坑。奪糞桶。那靈露出東西。

三人擠入。擠出。到處觀看。已是下午時候。人也漸疎了。轉出山門。早來這。幾乘簞子。尚在那裡。想道。定是大戶人家。女眷怕人多不雅。所以早來。進香。如今必在靜室。等人散方回去。我且在此左右看。一看也好。停了半個時辰。山門口。一隊清淨起來。苦得不耐煩。要回去。只見一群丫鬚婦女。三四個。尼姑約二十餘人。前面几个男子。先走來。喚簞夫。遂將簞子。亂擺開。明楚卿定睛看時。中間几个珠翠滿頭。香風拂。一人一年老的。約有五旬。

先上轎。後一个十二三歲的。與一个垂髻的。合坐一。

第三是一个三

十歲上下的。艷麗非常。却也看得親切。那些跟隨婦女。一擁齊來。只是不。兩目看着法。這裡看未完。那边又有一个上轎。楚卿立在西边。轎子在東。边急站足看時。那女子轉身左胸已進轎內。右脚剛。縮進一雙紅綉鞋。小得可憐。面龐竟未曾看得。并不知有多少年紀。慌忙再看後面。已是完了。只有一頂空轎。坐着个半老佳人。在那裡與尼姑說話。楚卿懊悔不及。那前面先上轎的三乘已起身了。只見第四乘尚等着後面。忽轎內一隻。織玉手。帶着金鐲。推起半邊簾子。露出面來。似要說話。光景見了楚卿。却又縮進。有官你道甚麼緣由。原來是那小姐。見前面轎子已去。意欲喚。餐娘催後面母親起身。見有人看。所以縮了進去。原是無心的。這裡楚卿。

打個照面正看着驚喜道天下有這樣佳人方纔的乃是絕色此乃絕中之絕了且是有情推策者我正在那裡冥想兩乘轎子却都起身忽清書在旁道相公不知誰家小姐如此標致可惜後來不知嫁與何人享福胡楚卿道你知道他嫁與未嫁清書道我明見他是盤頭女兒蔡德也接口道其實還是一位小姐楚卿見二人都贊不勝心羨因說道我等半日未曾看得親切料他只在城內明日省走幾里路也好你兩個可速速送了飯錢搬行李進城安歇我先去偏要看看他一看好友在縣前共我說了竟趕去不正是

他撇下半天手的

我拾得萬種思量

楚卿急趕上轎子尾後半箭之地路上也無心觀看不覺已到城門進

了城又行了三四條街五乘轎子都立住脚不知轎內說些甚麼只見了鬚婦女分走開來前面三乘轎子望南去了尾結也去了後面兩乘都望直西走原來是兩處的楚卿隨着右邊轎也望西來走過縣前又過一條街望北到個大牆門首將轎子歇下楚卿急挨上前這些婦女撇開兩處簾子先走出一個老的後走出一位小姐來果然體態輕盈天姿國色是個木笄女子上階時露出金蓮半折與了鬚們說了哄了飄然似玉天仙進去了竟不曾把楚卿相得一相正是

送漸不聞聲漸悄

多情却被無情惱

胡楚卿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反望北走了三五丈方縮轉來把牆門內仔細一看痴心望再出來的景像因這一看却撞頭見門級上一條字上寫

着

本宅不覓隨任書童。楚卿那時已魂飛天外，見了此宗，暗想道：我這樣才子，不配得個佳人也。是枉然。況天下美女，要比他第二個也，再沒有了。但不知內才何如耳。如今我又不歲考，總是出來玩玩，就要往遂平討銀子，何不着蔡德先去，我趁此機會，明日扮作書童，做個進身之策，得與小姐親近，講句話，聞一聞香氣，也與修來的。若再有才，我與他吟詩搭對起來，倘能勾竊玉偷香，姐與父親講明，成就了百年姻眷，豈不是一生受用。你看楚卿一路胡思亂想，都是孩兒氣的主意，却又跌足道：不妥。我如今已長大了，怎麼扮做書童。看官，你道為何原來人家公子，到八九歲，就有此氣質，到十二三歲

楚卿這般人，步歷裝裝，落在此地，使奴。這不道。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丈夫，今日要改扮小厮，恐怕長大不像樣，所以跌足，却不曾想到自己，雖交十七歲，而身材尚小，還是十五歲的光景，且身子又生得伶俐，要做得楚卿正在那里算策，却事有湊巧，見一個垂髫童子，遠而來，楚卿有心，走到那童子身邊，與他比了一比，自己尚矮他寸許，忙回頭一相，覺得自己身軀比他瘦些，暗裏欣喜道：我如今若到他家問姓，就有人認着，我不如叫蔡德去罷。欣喜無限，急行來，却也作怪，尋不見縣前，忽見一條大橋，自村方纔不曾有，必是行錯了。急問人時，說是官塘橋，又問到縣前多少路，那人道：里半進南門，再直走一里，左手轉灣，就是原來想扮書童。思與小姐做親時節，不覺出了村，一直望南

來了。走過城門，弟橋也不知自己好哄起來，只得轉身一路問着人，走到南門，再問縣前來。蔡德遠道，纔的接道：「相公這時候纔來，我們下處已要多時，天色晚了，可快些去罷。」楚卿一頭哭，一頭走，隨蔡德到下處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上叙遊佛寺，如親歷其境，會宛然在目，若編入古文，可當一篇燒香賦。叙看婦女忙碌，一雙鐵眼，急煎，一副心腸，却從筆尖發出來。

第二回

小秀才改扮書童

老嫗子拿板券保

詞曰：纔遇仙娘，見推簾轎裡有意，咱行春山，丟黛色，秋水做晴光。

話說三生石，想殺我劉郎，沒奈何，喬粧剪髮，託入門牆。痴情欲傍西廂，似雲投楚峽，蝶向花房，琴挑心未定，杼拒意先防。若箇事，九迴腸，與那個商量，且學他登樓崔護，一試何妨。

右詞守意難忘

話說胡楚卿來到下處，清書喚臉迎，問道：「相公可曾看見麼？」楚卿把眼色一丟，搖首道：「胡說清書與蔡德會意，曉得店中雜鬧，遠方人看婦女不便，明日路上閒講未罷，因此就閉了口。」楚卿暗想道：「我明日要做這勾當，蔡德是老成人，必然力阻，若叫他去訪問，到惹他疑心，不知寫封書設計，打發他先到遂平，留清書在此，又好替我粧扮。一夜無辭，明日楚卿在床，上喚蔡德道：我連日勞頓，昨又走急了幾里路，身子疲倦，得緊意欲歇息，兩月着你先到遂平，要與你商議。」蔡德道：「許多路來了，何爭這九十里，且

到遂平安息。省得大家掛念。況在此是出銀子買飯。吃到那里是吃自在飯。也好省些盤費。楚卿道。你有所不知。若到遂平。俞老爺必定留入內衙。一來非酒即戲。二來客邊不得舒暢。倘然有甚好處。我如今用一個名帖。寫一封書。你將家中帶來套禮。再拿五兩銀子去。隨意買些禮物。預先投進。俞老爺也好打點銀子。我一到盤桓兩日。就回。豈不兩便。蔡德道。不難。相公若要舒暢。回到遂平城外。尋一個寺院歇了。待老僕把書札投進。只說相公路上有事。擔閣着。我先來的。如此。就是何必在此遠隔。教我放心不下。楚卿道。我身子委實有些不快。若勉強上了牲口。弄出病來。甚麼要緊。若要你在此等三日兩日。反擔閣日子。店主人見楚卿要住。已不能勾。且便插口對蔡德道。老人家。你相公是少年公子。吃苦不得。急行一里。

不知竟行十里。在此我自會服事。不須你費心。還依着相公。你先去。蔡德見此。亦訕訕。只得先去吃飯。楚卿起來洗了臉。寫書帖。將箱內禮物交與蔡德。將身邊銀子稱出五兩餘。與蔡德買些禮物。又另稱五錢。與蔡德做盤費。蔡德分付清書。小心伏侍。三兩日就來。叮囑主人幾句。出門去了。楚卿哄蔡德起身。遂吃了飯。喚清書附耳道。如今有一事。與你商議。切不可洩漏。到縣前往直西去。右邊一條巷內。黑槍籬大牆門。二級上有一條字。本宅收覓隨任書童。問他家姓甚名誰。做甚官。往那里去。見機說話。即刻就來。清書道。相公。問他收覓書童。敢是要賣我麼。楚卿道。為甚麼賣起你來。我有緣故。少不得對你說。清書去了一個多時。進來悄悄。回覆我方纔走過了他家牆門。到斜對門豆腐店。見一老婆子在那裡假說借坐等。

個朋友那婆子叫我坐了。因問他前面大牆門裡其樣人家。要收買書童到那裡去。那婆子哄道：「道我曉得你來意了。他家姓沈名大典。號長卿。一向做兵備官。舊年十二月。北京獲命。朝裡見他能事。今福建沿海地方。倭寇作亂。欽差沈老爺去鎮守。不日到家。就要上任去了。着人寄信歸來。要討書房童子。他家極是好的奶心。又賢慧。又無大公子差別。只有一位小姐。名喚若素。才貌双全。年紀纔十六歲。要撿好女婿。未嘗許人。若要去。身價細絲銀五兩。老爺回來。還要替你簇新做一身衣服。又有銀子賺。是極好的。你不要性過了。我見他說得好意思。到難回答他。只得假應道：「我是不要去。有個親爺託我故此替他問一話。那婆子道：「你親爺在房裡。我說就在西門外。婆子星飛馬一。碗腐漿我吃了。又說今日是好日。有朋

友來尋你。我叫他坐在此等你去。與那親爺來。到我這裡吃了便飯。我同他進去作承。我吃了一盃中人酒。他就催我起身來了。相公你道好麼。只不知我的話。可是這樣說的。楚卿拍掌得意道：「妙！有功我幾平挫了。還虧你提醒。清書道：「我一些緣故。也不知楚卿掩上客房道：「沈家小姐。就是昨日進城看的。果然絕世無雙。却恨無門可入。見他穿上要收書童。我痴心要趁此機會。改扮投進。看一着光景。圖個緣法。却不曾想到受聘不受。聘若一時失檢。點進去。他已受過聘了。豈不是勞而無功。搃得竊玉偷香。也是薄倖壞陰騭了。你方纔說未受聘。豈不是一喜。且有貌的未必有才。婆子說才貌双全。豈不是第二喜。况有婆子引進。故此得意。我如今就要做了清書。見說呆着半晌。道：「相公主意差了。這個斷使不得。楚卿問如何

清書道他是官宦人家。進時易出時難。相公賣身進去。教我怎生樣來贖你。況家中諾大家私屋宇。如今蔡阿叔又往遂平。我在這裡。還是共着相公好。還是回去好。楚卿道。你真痴子。我豈是賣身與他。我自自有方法進去。若是有緣說句知心話。訂個終身之約。央媒娶他。若是無緣。十日五日。我就出來。清書方笑道。如此还好。楚卿道。拿你家中新做的衣服來。我穿一穿看。清書即遞過道。我嫌長。只怕相公嫌短。楚卿穿起來。到也短俏。俐隨脫下來。付清書摺好。只說前指甲。問主人借剪刀進來。掩上房門。日裡店中喜無客。又蕪清淨。楚卿原是弱冠。未戴網巾。除下板巾。叫清書調頭挑下。清書停手道。相公如此走出去。店主人就要曉得。楚卿道。剪夜來。我原梳戴巾出門。兩個弄了。週時把鏡一照。甚是得意。梳上出來。對

店主人道。我有個朋友在東門外。法拜他。住三日五日亦可。知清書却要住在此間。這一間房。我有鋪蓋物件在裡面。不許他人睡。的主人道。盛价在此。不妨若恐年紀小。相公不放胆。有甚麼財物交我。便了。楚卿變身進房。將三十兩頭存剩的銀子。秤一兩與清書。另去買布做衣服。將十兩文與主人。餘銀自己帶在身邊。叫清書袖着梳鏡衣服。別主人出門。店上買一雙眉公蒲鞋。檢個冷落寺裡無人處。梳下髮來。脫去自己袍子。穿上清書衣服。換去朱鞋。清書收拾了。跟楚卿出寺。道相公是一個上等出色書童。只少一件不像。楚卿忙問。道有甚麼不像。清書道。若沒有一條帶子。只像個標致小官。楚卿道。說得有理。遂到店上買一條玄色絲帶。忽想起此扇。又說道。幾乎弄出來。就買一柄素金扇子。換去自己紫檀骨書函名

扇一個藍寶石小魚扇墜楚卿繫愛的仍鮮下繫着這個不妨此時雖則
日長已是午後楚卿說道忙不在一時且到店上吃些點心吃完就把衣
扇零碎一包當在店上道此物是我一個相公的今沒有銀子在身邊我
轉來取贖兩個人商議到立廟店來婆子道你朋友不會來你親眷
在那裡清書道這位就是楚卿即上前作揖婆子將楚卿一看大喜道兩
邊造化有這樣標致小官不消說老爺歡喜我看你相貌後來必然發積
你今可曾吃飯麼楚卿道吃過了婆子道我須問過你姓名根腳方好領
你進去楚卿道我是歸德府鹿邑縣人姓吳自幼念書只因父母早亡並
無靠托恐怕地方上出醜到這邊遂平尋一個親戚要央他訪個鄉官人
家去勸勞後來招贅一房妻子弄做成家因請着清書道這位是我同鄉

他如今現在遂平縣俞老爺衙內做親隨前日告假來遂白蓮寺遇見了
多承他說俞老爺衙中人多不如替你方訪一家罷不意中遇你老人家
說起故此引到這邊婆子道原來如此只是立契那個做的保借清書道
這位又在隔縣楚卿說的保就煩你老人家了如今且不要立契我進去
試試起來待老爺回來立契未遲婆子想着不立契就沒有中物到手搖
首道這就不敢斗膽了倘你後月三心兩意不別而行又要誣你拐歹東
西著在我身上叫我那裡來這可你楚卿會意假說解手到背人處取出銀
包檢四五錢一塊男包了走來道老人家我不比沒來歷的人就是要立
契我會寫會算書柬文彩都替老爺心力比別人身價不同却要二三十
兩銀子娶房好妻子我還要到鹿邑尋個表叔來做的保如今老爺未回

奶也怎肯出這許多若老爺回來不肯我就去了況且做了文書你就擔
干係不做文書後來我要去由得你責備他不肯出價是無干孫的你的
中物我自然謝你如今先有幾錢銀子在此只要你說我進去後來成事
還要重謝你不必問奶也要中物遂將銀子遞去却婆子見送他銀子
滿面天容道據你說來甚是理長老實但銀子怎好受你的楚卿說此需
只當茶意謝在後邊話未完婆子老官叫做薄小瀾賣豆腐回來歇下擔
見婆子對他說着老官歡喜就要領楚卿去婆子道你不會說話奶且取
喜我還是我去遂領楚卿來到大牆門口原來沈家雖有一二十房家人
却住在牆門裡兩邊從屋內這些男子已先隨主人上京去了五六個如
公接他又出門八九個就有幾人都在自己家裡只有一個賈門公在外

婆子對他說了門公道相熟的你自進去兩位附帶權在這邊坐七娘子
去不多時忙上出來道奶也其喜叫你進去看官原來沈公子下家裡用
不着書童只有年紀大的一個又隨在京今寫字回家要收書童說來的
不是老定是小識幾個字的定是鬢髮糾絆看得過的又下字不識正在
心焦今聽說識字標致就叫喚進楚卿隨婆子轉灣抹角走至樓下請奶
奶出來楚卿遠上着時隨着四五個鬢髮婦女却不見小姐只有一個十
七八歲大了頭到有八九分顏色不轉睛把楚卿看楚卿自忖這個可做
紅娘夫人走到中間楚卿上前叩了四個頭夫人笑逐顏開道就是你麼
是那裡人多少年紀要多少銀子婆子上前細細代述一遍夫人所說如
今不要銀子等我老爺回來立契多要幾兩定親一發歡喜道就是成家

的了若說親事你這樣人要好的自然有就指着旁邊那個大了頭道這是我小姐身邊極得意的後日就把他配你楚卿道多謝奶因不見小姐假意問道書童初來不知有幾位公子小姐也要認個頭奶道說公子小只得五歲一個小姐在房裡也必了方纔薄媽道說你姓吳但不知叫甚名家楚卿云我年紀尚未有奶道說既如此你新來我又歡喜就斗喜新罷薄媽在旁道奶取各甚好後邊還有喜兆呢楚卿見不意中笑識暗自得意對奶道謝賜美名奶道你親眷在此我叫送酒飯來吃遂喚一個老奶子同薄媽送到外廂書房裡來楚卿謝了薄媽向老奶子唱個喏問老親娘高姓奶子道先夫姓朱我是奶子房裡管酒米楚卿說我遠方孩子無父母親戚在這裡你就是我父母親生的

一般全仗你老人家照拂奶子見說得和氣念古阿彌陀佛折福不消你休慮說未完只見起先奶子指的大了頭走到書房邊道薄媽奶子叫你去喚老官來陪新來的哥子吃酒楚卿慌忙上前要唱喏他頭也不回進去了原來因夫人說要把他配與楚卿有此怕羞今夫人叫他喚薄媽媽他不得不來心上又巴不得勾再看楚卿已在門縫裡張一盃熱茶時候故此說聲就走朱媽道方纔是奶子房裡一位姐老爺見他標致自幼取名衾兒心上要納為妾夫人不肯送在小姐身邊一千好針線極聰明又識字肯許配你是你的造化你今只依我稱他衾姐罷了楚卿道承指教又見一個四十五六的妇人托六碗菜又一個丫頭提兩大盃熱酒出來薄媽道這是李嬪這又是木藍姐楚卿俱致意過清

書接酒菜擺在桌上。那三四個說一聲進去了。薄媽也去喚老官。子楚
 卿因對清書道：你今只稱我吳家哥，坐次不可拘。露出馬脚。清書道：曉
 得只是一件。我还是日逐來探望你。还是不來好。楚卿道：如今我改扮了
 飯店裡是來不得的。這三兩日，你也不必來。至四五日後，只到縣後冷淨
 寺裡，上下午來一次，與你打個暗號。若要會你，我画個黑墨圈在右边粉
 牆上。你就到裡邊尋我。話未完，薄老官來。楚卿謝了一聲。三個吃酒講些
 閒話。天色已晚，大家起身。清書到門口，竟得客邊，獨自淒涼，掉下淚來。楚
 也覺慘然。薄老官道：好人，好人。你這空常來看，鄉里清書道自然作
 不去了。正是

園濁未分好共鯉

水清方見兩般魚

其何如...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楚卿假贈鹿葱簪 衾兒錯認鴛鴦譜

詞曰：雲鬢絲絲潤，金蓮步步嬌。芙蓉如面柳如腰。一見一魂消。暗把
 金釵贈，頻將細語挑。恨他心允話偏驕。不肯便相招。

右調坐山一段雲

却說胡楚卿送清書別過薄老官，進牆門來。對賈門公道：賈老伯，明早奉
 揖罷。賈門公道：如今是一家人了，不必贅心。走到書房門口，先前的李阿
 嬌拿了粥薄媽，左手持燈，右手又持一壺酒，過來道：奶，曉得我老官
 會吃酒，又叫拿來與你們同吃。今既去了，你獨吃罷。楚卿道：我酒量淺，你

兩位都是老人家。就在此吃完。何如。兩人是貪酒的。就坐下。楚卿道。我初來踏地。不知高低。托你們傳送。明日我就好進來自取了。李阿燾道。你不曉得。奶之做人甚好。家教却甚嚴。男子漢非呼喚不敢擅入。酒飯都是我們傳出。楚卿驚問道。若這許說。臉水茶湯。傳不得許多。李阿燾道。奶之吩咐。厨灶在樓橫頭。從屋裡不在。正屋內。早上茶水是拿了就走的。可從外街轉到灶邊。取若午飯。夜飯是要茶候的。老爺不在家。不許進來。團雜就是了。頭婦女夜行以火。如在暗中行走。恐知必加責罰。楚卿道。原來如此。正說間。朱媽之拿一盆臉水來。正請坐著。只見門口燈影亂動。楚卿問外面。还有人麼。朱媽之叫道。衾姐之。我們都在這裡。為甚麼不進來。外邊說道。你來接了去。朱媽之起身。扯他進來。道。你兩個生成夫妻了。這床是要

你鋪的。衾姐之啐了一声。簌的一聲。把東西擲在旁邊。空桌上。拿了燈。就走。原來是奶之叫他同朱媽之送出來的一條新蓆。一條被。薄媽之道。衾姐恁般害羞。便拿來替楚卿鋪着。楚卿道。不敢勞待我自己來。媽之道。我們老人家鋪的。利市。那李阿燾已把酒吃完了。二人收拾碗盞。向楚卿說一声安寢罷。大家去了。薄媽之也自回家。胡楚卿閉上書房。獨自去睡。正是

不施万丈深潭計。

怎得驪龍頷下珠。

且說若素小姐。真是四德兼全。博通經史。雖具十分才貌。却素嫺嫺訓。不比那些女子。弄筆頭。講風月。要想西廂酬和。詩壁留題。勾當的。是日下午。正在房中。一個丫鬟。喚做采綠。笑嘻嘻之走進來。道。小姐。衾姐之有了老公。

了。若素小姐罵道：講甚麼話！采綠道：方纔奶討一個書童，姓吳，年十五歲。他與小姐一樣標致的，不要銀子，只要老爺回來替他定一房親。夫人歡喜，就說把衾姐配他，不是我說的。若素道：原何不叫我看？采綠道：他也說要叩小姐頭。夫人說不消了。如今現在外書房。若素道：夫人好沒主意，怎麼纔來就輕易許他點燈時分。衾兒送夜飯進房。若素故意道：春風滿面，像有甚喜事。衾兒漲紅了臉，叫小姐那裡說起。若素道：方纔聞得奶將你許配新進書童，有此話麼？衾兒道：奶是這樣哄他。那個當真？若素問人物如何。衾兒道：平常。若素道：你不中意麼？衾兒帶笑道：甚麼中意不中意，只顧盤問小姐，少不得看見知道。但他在這裡恐未必長久。若素道：恐怕誤了你。故此問你。他日我若見面，就曉得了。說完，各自收拾。

不題正果

水流心不競

雲在意俱遲

楚卿是夜，因兩日費心，又吃着几盃酒，一覺又是半朝。朱媽來喚道：我領你到廚房認，下次好自己取臉水。遂打從所後出角門，走過一條長街，轉到厨下來，有幾個卷娘了頭，一都問過，洗完臉，媽指道：這左手黑角門是前樓奶，卧房從中間大天井進去，是後樓小姐卧房。如今奶奶尚未起，我領你裡邊穿罷。楚卿道：認了更好。遂打從黑角門內走進前樓，向左廂廊下穿到女廳，再向左邊小街出外所來。楚卿道：原來若于房屋，只是一件。我初來未曾做得梳匣，煩老和娘替我，小姐房裡隨便那個姐，權借來一用，不必驚覺夫人惹厭。我梳了頭，就到街上去買。

朱媽道這何難。我理會得。不多時拿出一副來。鏡抵俱全。一個小甯
甯。朱媽道這都是衾姐交我的。他說甯裡是小姐用的露油。掉在這裡
用完了。叫我再取。若木梳沒有銀質。不必拿進去了。他自有用得。楚卿道
我自有的。朱媽去了。楚卿將梳篦一看。雖是油透的。却收拾乾淨。雲香
猶帶脂澤。宛然。問道。衾姐。雖承你一腔深意。但不知何人消受着
你。非是我薄情。若小姐有緣。你亦有緣。若小姐無緣。我豈肯為你羈絆。又
豈肯沾污了你。作負心郎乎。咨嗟。一回。逐解髻挑下簪來。驚訝道。好細
心。幸昨日夫人不曾看見。那有家貧賣身。捧着紫金通氣簪的呀。我自有一
個道理。不如將此簪。奉贈衾姐。厚意罷了。遂對鏡梳完。吃了早飯。走到外
邊。與賈門公作個揖。說。吉我到街上買件東西。就來。賈門公道。你自去。楚

卿走到縣前。只見清書圍着人。叫相公。那裡去。旁人都站看。不知叫那
個。楚卿道。清兄弟。聽明白了。是叫我蔣哥。聽不明白。可是叫我相公。麼。旁
人都哄起來。楚卿扯了手臂。就死覺得袖裡繫着。問是甚麼。清書道。就是
當在店上的梳包衣。麻昨日晚了。取不及。剛纔贖到手。楚卿道。我正要去
買。刷牙梳送一位姐。清書低道。總去不知高低。就送這物件。他若
藏了。還好。若就用時。可不惹人疑慮。楚卿道。有理。不如取自己的去。還了
他的罷。遂買京帕一方。汗巾三口。條泥金扇一柄。向清書身畔。取了梳鏡
各心照別了。回到書房。欲把扇子來寫。抬頭一看。雖有個硯臺。却無筆墨。
正在躊躇。只見朱媽。手執個銅鑰匙。透與楚卿道。奶公分付。昨日原是
暫時。你年紀小。怕你独自冷靜。我們茶飯轉出。又不便。叫你到內廳。背後

老爺東書房任。只不要抽亂書籍。并零碎物件。楚卿道。如此甚好。遂跟他到內書房來。雖塵埃滿案。却文具兼備。精幽邃雅。大家拂拭了半日。往外廂取鋪蓋。多項進來。遂將京帖一左。綠汗巾一條。送朱媽。無以為敬。聊表寸意。朱媽道。這是那裡說。起再三不受。楚卿道。若不受。是不肯照。便我了。朱媽見來意至誠。只說。帕子我老人家受了好包頭。這汗巾送你。令姐罷。楚卿道。怎說是我的令姐。知道後來怎樣的。朱媽道。奶子縱有推托。我少不得參成。楚卿道。令姐心上知是如何。他又未曾對面說句話。我又不曾見他的面。朱媽道。這個何難。我將你話對他說。他若情愿。我叫他送飯來。你吃。就好看他說話了。他若不肯來。我偏叫他拿了茶。我拿了飯。他還不曉得。你移在此間待。走過這裡。我嗽一聲。你却從背後走。

來。他就沒處躲。楚卿道。我還有東西送他。朱媽道。如此。我只得進去。進去不多時。楚卿聽得外邊說話。令姐我拿飯。你也把茶。大家送。進。去咳嗽了一聲。楚卿即從裡边走出。媽道。我老人家顛倒。方纔奶子叫你搬進來了。我又往外送去。楚卿立在總路口。即唱下諾道。姐子奉揖。令姐沒處去。往外就走。朱媽扯住道。那有這禮。別人與你見禮。你好不保他的。只得立住了。楚卿一頭唱諾。偷眼觀他。果然龐兒俏。脚兒小。比若素不差一二分。媚眼含羞。福了兩福。楚卿怕他又走。即忙搭道。小弟新來。隻身無靠。全仗姐子照拂。令姐不語。又說昨日奶子的話。姐子不必避嫌。未知老爺回來如何。如今是一家人。若姐子不肯與我說話。固然是大家體。纔姐子後日自有勝我十倍的佳配。我是不中意的。但教我容路他鄉。

仰面看誰。即向袖中取出桃紅汗巾一條。金通氣簪一枝。遞過去。道：「權為敬意。朱媽。替他接着。省道：「呀。這是金的。楚卿道：「是紫金打就。鹿葱花通氣簪。將來暑月送與姐。兩髮。朱媽道：「戴這樣簪兒。是個好人家子。了。余姐。在別人處。小官決不送他。在別人處。我也不叫。他受。如今你兩個。終久是夫妻。不要拂了他。盛道：「余兒在裡邊時。朱媽已對他說。吳小官見你不理他。道：「你看他不上。如今又見送簪與他。只得向朱媽道：「那裡有不說話的人。只因昨日。偶然一句。原未必作准的。你們都當真說起來。教我羞答。怎好開口。若疑我看不上吳家哥。是反說了。況此事要憑吳家哥本心。沒有我作主。如今把這句話丟開。若要說照顧。這簪兒斷不受。楚卿道：「若不肯受。我在此做甚麼。不是沒飯吃來的。我就要去。

了。余兒見說起決絕話來。也就應道：「我若受下你的。自古才郎薄倖。倘若你另有中意的去了。你懊悔起來。還是我守着。你還是送簪與你。楚卿見他說得斬釘截鐵。只得詭一句道：「不瞞兩位說。我舍間原有他家私。因夢見一個神人吩咐云：「才子與佳人。姻緣上蔡城。故此我到這邊。偶然說起。投進這句話。對小姐也講得的那希罕。這一根簪兒。這又不是聘兒。又不是下定。抵不過送與姐。做個此須人事。就是姻緣成不成。也情愿送與姐。上插戴的。為何不受起來。況且蔡中之話。我也不過試。耳原不作准。方纔姐講把這句話丟開。極有主意的。但要姐早晚替我用情。此就是了。余兒應道：「如此。我權收了。放在荷包裡。就去托飯送轉書房來。楚卿故意縮一步。避着朱媽。在門轉角道：「待我接着。那余兒肥白的一雙纖。

手沒處縮。被楚卿摸了一把。自己拿到書房。衾兒立在門首道。也要說過我此身。雖在大戶人家。却禮法自守。夫人小姐家教又嚴。已後若要漿洗衣裳。或做鞋襪。要些長短。只央來媽。私對我說。自然盡心的。若湯水茶飯。得空回着人送來。若不得空。要我一人送來。斷不能勾。莫道我無情也。楚卿只得應道。多謝。但姐。既蒙見愛。也不要說了。盡絕話。倘我要些甚麼。若你獨自不肯送來。難道轉悞了我不成。衾兒帶着笑搖頭道。未必。走至轉灣處。回頭相一相。進去了。

東邊日出西邊雨。

莫道無情也有情。

楚卿取梳鏡對來媽。道。我已買在這邊了。煩你帶還來。姐代謝一聲。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評曰。承綠說喜新與小姐一樣。標致衾兒說平常。兩人一樣心事。承綠是妬。衾兒恐怕人妬。楚卿話原句。撒着衾兒無柰奶。講這一句。又來媽。等嚼蛆。所以衾兒錯認到底。

第四回

洛李何押盤隨簪。

有機變放古徵詩。

詞曰。才充學飽。繡閣裡觀風試考。詩成七步。三篇早。暫入侯門。這個青衣少。閨中鬪捷。爐烟裊裊。逢敵手真奇巧。英姿雋質。偏憐小。鶴立雞群。骨格非凡鳥。

右調寄醉落魄。

話說楚卿用過飯。想道。這妮子好刁。燈好聰明。暖你有操守。我也有主意。只是枉了你一片真心。累你單相思了。但衾兒尚然如此。小姐家教一發。

不消說得。雖隔着一重樓。水中撈月。幾時有個着落。我今且寫一柄扇子。送與賈門公。這是買路。少不得的。寫了一首唐詩。又去問了他的號。叫做仰橋。後假個名人書房裡。湊巧有印色圖書。檢一城市山林圖書。打在上面。袖出送他。賈仰橋歡喜道。我尚未做主人。怎反惠及佳扇。謝了。又謝遂領他到從屋裡。兩邊家人。上家。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家。都去拜過。只見婦女多。男子少。也有留茶的。也有立着講話的。直弄到晚。楚卿只管稱阿嬌。阿嬌哥。姐。一味的謙遜。那些見他又標致。又活動。無一箇不歡喜。且量他必然重用。俱奉承他。又有一個引他去洗澡。回到書房。只見燈火。夜飯俱已擺在那裡。惱悔道。悞了日間與衆姐講了這些話。是他送來的。也不可如此。完飯。睡不着。把燈。逐部照那書籍。都是看過的。有一口大廚。

且量他必然重用。俱奉承他。又有一個引他去洗澡。回到書房。只見燈火。夜飯俱已擺在那裡。惱悔道。悞了日間與衆姐講了這些話。是他送來的。也不可如此。完飯。睡不着。把燈。逐部照那書籍。都是看過的。有一口大廚。
楚卿看時。却是一部二十一卷。想道。這書。还好消閒。因檢後半部來看。燈完。睡不明。早楚卿起來。忙到厨下。衆姐與宋媽。正在灶前。即取一盆水。與楚卿道。我昨晚送夜飯出來。不知你那裡去了。楚卿忙問。你同那個來的。衆姐哄他道。我独自一個先送燈來。後送飯來。楚卿道。我因拜望牆門裡這些人家。又洗個澡。已後再不出書房了。衆兒掩口笑了一笑。待楚卿洗完。自己取盆盥水。到小姐房裡去了。楚卿出來。悔恨不迭。因此再不出書房。只把書來看。恐如昨夜。燭盡。不得像意。到街上。買了二三十枝。只見朱媽。同了一個驀生的。送晚飯來。楚卿問。這位是那個。朱媽道。是小姐乳母宋媽。作揖。過見許多蠟燭。問要做甚麼。楚卿說看書。宋媽道。日裡看也勾了。怎麼夜裡還看。楚卿道。這個書。不是宦家沒有的。我上

年只看过前半截。因父母忘後，不曾看得後截。故此要看完他。宋媽道：這也難得。是日，衾兒獨不出來。楚卿吃完了夜飯，楚至樓下。隔子眼裡望時，只見衾兒拿着燈，在夫人房門首，對着裡邊說話，恨不得叫他一聲。只聽得小姐在後樓呼喚，衾兒提燈去了。正是

關杆敲遍不應人，

分明燭下聞刀剪。

胡楚卿轉來，勉強看几葉書。一時無聊，遂題詩一首道：

朱門夜讀謾焚膏，

嬌客何人識韋臬。

槐陰未擊鴉鷺足，

藕絲先縛鳳凰毛。

藍橋路近人難到，

巫峽雲深夢尚高。

微服不知堪解珮，

且憑名史伴閒勞。

題完感慨一番，睡了連幾日。衾兒並不見出來，屈指一算，自四月初八日，白蓮孝遇見小姐。初九日到此，今日是十四日，已為他擔閣七日了。清書在店中盼望，不消說得。蔡德不見我去，豈不要轉來尋我。况衾姐不知何故，這幾日影也不見。此事料是無緣。正在那裡呆想，忽見朱媽走來道：夫人喚你。楚卿隨至樓下。夫人道：侯老爺夫人十六日壽旦，明日要去送禮。你替我照這帳上買了物件，備個禮帖，清早要送去的。遂將銀子單帳叫朱媽，遞與楚卿出來做兩次買着，放在書房裡。一齊送進存銀開帳，結算明白，遞與夫人。夫人見禮物買得又值又好，心裡甚是歡喜。道：後來可托你照這單上再添膝衣壽枕兩行，後寫沈門尤氏。楚卿取帖寫完，送進夫人看道：果然一筆好字。件件出人頭地。你出去罷。楚卿是日三次

進去並未曾見小姐好不焦燥。夫人把帖子與小姐看，贊這喜新。宋媽在旁接口道：「不但字寫好，還買幾觔蠟燭，夜裡看書哩。」我問他日裡看也勾了。怎麼夜裡還看？他說這部書，宦家纔有。上年因父母死了，下半截不曾看。如今要看完他夫人道：「不知看甚麼書？」發可敬到十五日清早，夫人叫粗用的挑了盤，喚喜新押着帖子隨去。那侯家留飯，看官你道楚卿几時慣得在沈家是小姐面上沒奈何，還是甘心的？到侯家與這些書房大叔哥弟，起來好不慚愧。又想道：「不吃些虧，那有妻子這般容易的？」別了先回，少頃只見挑盒的同着侯家一個阿嬭拿帖來請夫人。楚卿打聽得夫人說我自然來領小姐不來，楚卿就是中了狀元，也沒有這般得意。肚裡起稿子，夫人去後只說討針線闖進去要印小姐頭。那時看他眉

說，就有斟酌了。余姐自然用情的一夜不曾合眼。天明轉睡着了。朱姐送早飯來，叫醒道：「我們今日都返娘奶，去晝飯我分付余姐送來。」余姐楚卿喜得在書房亂跳。少頃只見了頭婦女同奶出來，余姐在後這一驚，却又半天起一個霹靂，一魂弔掉了。只得應一聲，隨在後面肚裡想道：「千巴萬巴，捉得這個空，又成画餅，不如回去索性大着胆，叫余姐出來說個明白去了罷。」正待轉身，却見賣玫瑰花的兩籃約有二百朵，夫人連籃買着，叫喜新送回。喚宋媽，拿進去與小姐打餅。楚卿又如接着詔書，救了一樣急，走至前樓，只見角門閉着，寂無人聲，恨道：「原來余姐這般惡作。」又想道：「我差矣，如今是夫人叫我送回，誰敢說我不是竟大着

胆如奉聖旨一般從外巷轉入前樓黑角門來。幸喜並無人看見。又忖道：我拿只管進去。若房裡只有小姐，衾姐一發絕妙。輕走到中間樓下，只見衾兒在那裡替姥夫人鎖房門。籃裡放着炭，楚卿見了，歎道：「好狠心姐。這幾日影也不見，害得我病出。你何不來醫我衾兒，以臉相近道我又不曾說你。我又不是郎中，怎麼害得你病出。醫得你病好，我特地送燈來。又獨自送夜飯來。你不知那裡去了。我還來做甚麼，伸手來接楚卿見無人處，衾兒肯迎着笑語，喜出望外。却心在小姐身上。無心與他纏帳，說夫人着我送花與小姐打餅，我要叩小姐的頭，先替你戴兩朵去。」衾兒道：「誰要戴來，接着就走。」楚卿跟進，又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在那里扇茶。楚卿心內忽轉念道：「這又是冤家了。」只見衾兒對小姐說道：「奶，着喜新送。」

花來，要叩小姐頭。若素道：「我正要認他。」走出房來，楚卿定睛細看，比那遠觀更是不同。

羞蛾淡，未經張敞之插，媚臉盈；欲叶襄王之夢，臨風楊柳，應教不傲，蠻腰綻露櫻桃，何必浪開樊口。秋水為神，芙蓉為骨，比桃花淺些，比梨花艷些。

楚卿叩下頭去，看見相裙底下一雙小脚，一發出了神，就連叩了五個。衾兒在旁咲起來，若素道：「不消了。」細看楚卿時，

髻挽烏絲髮，披粉頸，丰姿瀟灑，比玉樹於宗之，風度翩跹，軼明珠於衛瑾。穿一件可体布袍，楚似王恭鶴氅，踏一双新興蒲鞋，軒如葉縣仙，覓腰間玄色絲絛，足下松江暑襪。

若素問道你是那裡人為甚麼到此楚卿答道歸德府鹿邑縣人因父母
雙亡要尋一個得意妻。故一路行來若素道標致的近處怕沒有持費
許多路楚卿道那得意的原是中檢一有才未必有貌。美的未必有
才。比如小姐一般天下能有幾個。若素笑道你這痴子。好妄想那佳人配
的。第一要門楣宦族第二要人物風流。第三貧富到也不論。第四極要
論的。有才焉肯來配到你。楚卿道小姐有所不知。論門楣喜新原是舊族論
人物喜新也不為醜。只差得家私兩字。却是富貴在天。難人不到的。若說
才。我喜新也將就來的。若素道你既說有才要配個佳人。我就要問你。從
來願不願彈箏之婦。金不移桑間之妻。之容奇陋。還是老死綠窓。瞽目宿
癩終身不嫁。廢楚卿道陌上彈箏羅敷自有夫也。却金桑下秋胡不認其

妻也。那許婦之容是許允之見。如今登之後。自悔不得。諸葛孔明是黃承
彥。徐子粧。資送上門來。安可不受。閔王後宮數千。車載宿瘤者。盜名也。劉
廷式娶瞽女。是父聘于未瞽之前。焉敢背命。今喜新一夫一婦。並未聘
焉。得不擇乎。余兒在旁道。不要班門弄斧。小姐是才女。何不試他一試。若
素初見楚卿。已有此意。今見余兒說話。合着機關。便把手中扇。叫余兒付
與楚卿道。你既自誇有才。就將這画上意。吟首詩。我聽楚卿看扇時。原來
是月牆裡。画一個半截美人。伸手在窗外。折花。遂吟道。

綠窓深處鎖婢娟。

疑是飛瓊謫洞天。

安得出牆花下立。

藕絲裙底露金蓮。

若素小姐聽了起頭兩句。已是點頭吟到後邊兩句。贊道好。果然好楚卿

又吟道

月眉雲鬢束輕綃

彷彿臨窓見牛腰

若個丹青何吝筆

景風流處未曾描

若素聽到第三句贊道說出画工更挑剔聽到末句把衣袖掩着口咲起來楚卿道莫非不通麼若素道大難為情些楚卿道還不尽那画上的意思楚卿又吟道

香篝篆冷日遲遲

粧罷何須更拂眉

插得金釵嫌未媚

隔窓檢取梅花枝

若素聽了又喜道果然捷才愈出妙境令人嘆服楚卿做得高興又見小姐替不住口心中就思量吟一首打動他看是如何若素正味其詩意忽

又吟道

佳人孤另覺堪憐

為恁丹青筆不全

再画何儂窓外立

與他同結夢中緣

若素聽罷臉暈紅微咲道文思甚佳只是少年輕薄些你出去罷楚卿道幼輿折齒不減風流司馬琴挑終成佳話一段幽情都在這幾句詩上小姐怎說輕薄二字若素咲道我也記不得許多你把這扇子去題在上面楚卿道在這裡寫罷若素道不雅到外邊寫纔是寫完我叫承綠來取楚卿只得走出來想小姐果是知音但舉止端重吟得一句挑逗的詩他就紅了臉說我輕薄若要月下談心花陰赴約只怕做石沉大海也罷或者

青夢

卷一第四回

三六

要待他來取。起夫人未歸。再去鼓動他一番。難道是鉄做心腸麼。自去寫扇不題。却說若素見楚卿出來。對衾兒道。你好造化。我看喜新風流雋逸。是一個情種。嫁着這樣人。你一生受用了。老夫人真好眼力也。衾兒道。小姐說得恁好話。未完。楚卿送扇進來。若素道。寫得這快。遂立起身。走到房門口。親手接着。倚在門裡。展開一看。却是一首楷書。一首行書。一首草書。一首隸書。寫得龍蛇飛舞。丰致翩翩。贊道。不但詩亞漢唐。更且字跡鍾王。遂把詩映盈。念了一遍。對楚卿道。這第四首。不該寫在上邊。楚卿道。小姐這便叫做太難為情了。凡有才的。必然有情。可惜那箇上美人。不是真的。若比得瓊枝。我喜新。就日夜燒香拜他下來。與他吟風弄月。做一對好夫妻。怎肯當面錯過。若素小姐見楚卿字。說得有情。把楚卿不轉睛的。

上下一相。却見他袖裏露出一件寶玩來。以為這件一個佳人來了。又拿出一段奇緣。未知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詩曰。極妙處是假說。獨自送燈飯。及坐書房裡。連日影也不見送花到樓下。無人處。咲臉相迎。要替他戴花。反轉身就走。豈不被衾兒弄殺。此之謂樂而不淫。○聞夫人赴酌得意。如中狀元。夫人喚隨着。鷓鴣如半天霹靂。着送花回。如接大赦。摹神。○劉做得一句。與他同結。夢中緣。就說你出去罷。何等和氣。

第五回

題西扇當面挑情

換藍魚痴心解珮

詞曰。客路肯蹉跎。祇為佳人俏。一窩牽惹少年腸。欲斷彌陀願。買真香。

供養心。鳳眼按秋波。細語出。帶媚臉。待把心情相訴與奇。忽
遇皮婆急教麼

右調寄南鄉子

話說若素小姐見胡楚卿袖裡露出一物。奪目可愛。問道。喜新你袖中甚
麼。把我一看。官你道甚麼。就是前日名扇上解下的扇墜。如今繫在素
金扇上。楚卿連扇遞過。若素接來看時。却是藍寶石碾成一個小魚。不滿
寸許。鱗頗宛然。晶。可玩。不忍釋手。楚卿問道。此物小姐心愛麼。若素道。
此物實。精雅。你肯賣我麼。楚卿道。寧送與小姐。斷不賣的。若素道。怎好
要你送。也罷。我見你帶上少個帶鈎。我換你的。遂向腰間裙帶上取下
來。這與楚卿原來是個水晶玦。上面碾成雙鳳連環。下邊伸個如意頭。勾
子清可。鑑髮楚卿得意道。好美。這魚換水晶小。如這是如魚得水。子若

素笑道。調得恰好。由去。楚卿道。還有一說。便換了這魚。是至寶。就兒
一千金子。也不賣的。今送與小姐。不要埋沒我一生苦心。若素道。雖是美
玩。怎說起這樣價錢來。想必換你的不值。你心上不願麼。楚卿道。是極情
願的。但喜新這個定魚。要比做雍伯的。雙玉溫嬌的。鏡臺。聘一個才貌的
佳人。姻緣都在這個上。話纔說到入港。只聞背後嚷道。喜新。你怎麼不知
法。度關到小姐綉房來。驚得回頭看時。却是宋媽。送飯與小姐吃。楚卿
正無言可答。只見若素道。奶。着他送玫瑰花來。宋媽道。道原來如此。出
去罷。楚卿因假說道。我要問小姐討兩條線用。若素就叫拿兒去拿線來
你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清風引出來

看官你道楚卿要線做甚麼原是要哄宋媽。先去的意思那媽。却說道你要線。我叫送出來。今日無人在家。隨我到廚下。帶了飯出去。楚卿沒奈何。只得隨到廚下。取了飯。仍進樓角門來。却見象兒拿着線走近前。低低道。虧你的急智。說得好用心話。兒未得罷。先望蜀了。丟在盤子裡。就走走。楚卿道。罷也未成。象兒已走入中間。榻子內。楚卿叫一聲姐。送些茶與我。吃來到書房。恨道。小姐雖被我看得個飽。可惡那婆子打斷話頭。飯呀。你再遲半刻。我就討得小姐口氣了。正坐在那裡。對着飯。自言自語。只見空裡放下一盞茶來。耳邊聽見說害想思的請茶。楚卿這一驚。非不。回轉頭來。却見象兒立在身畔。口中說道。今番也還怪我。楚卿喜出望外。急急起身來。唱個喏。下去。道。姐。這次是破格愛着小生。下拾起頭來。

兒已不見。原來象兒見楚卿立起身來。恐怕去接他。故此轉身就走。楚卿急急出書房外。象兒已進角門。望着楚卿。咲一咲。把角門格的一聲。反門。止去。楚卿恨道。方纔我怎麼耳就聾了。眼就瞎了。這妮子說話句。爽利。作事節。乖巧。說他無情。是極有情的。說他有情。是第一無情的。了我也。算。是聰明的人。轉被他弄得懵懂起來。若是別個。豈不被他活活弄死。正是

風流腸肚不牽牢。

只恐被伊牽惹斷。

楚卿吃飯纔完。賈門公走來。道。吳小官。你鄉里在外邊。楚卿自忖。必定是蔡德回來。急出牆門。只見清書道。吳哥。我要遠行。特來看你。一看縣前走。走來。楚卿別了賈門公。清書問道。相公事體如何。楚卿道。功夫已做到六

分。若一句話應承。就有十分。一句不交。當連前六分十厘也沒相于了。清書道。蔡德方纔來到。着實埋怨我。今在冷淨寺裡。等相公。楚卿道。我這樣一個身段。怎好去見他。清書道。俞老爺差人來接相公。現在下處。我不好對他說。單與蔡德相議來尋相公。楚卿道。我一發不去了。你只說相公不在這裡。打發差人先回。叫蔡德好。等我兩三日。必有着落。轉身就走。清書只得去了。楚卿自回出房。且說若素見宋媽。逼出楚卿肚裡。自揣喜新來歷。有些奇怪。說話句句打在我身上。雖是個風流人物。我必定要問他個端的。便喚衾兒。你把這扇藏了。夫人看見不便。正在思想。忽宋媽回來說。今日候天人留宿。叫我到家說一聲。傳個詩題在此。我是原要去的。若素接着分付宋媽。你早些去罷。將詩題一看。却是春隴題目。

上眼。四絲風片。煙波西。船韻。脚溪。西鷄齊啼。又衾兒道。這詩題是仿牡丹亭上的兩句。你拿出去。叫喜新再做一首來。我看衾兒道。我不去。若素道。為甚麼不去。衾兒道。我只是不去。若素道。這也奇怪。必有原故。衾兒道。我也見他有些不老成。若素哄道。這妮子好痴。那有才情的人。怎肯古板。你難道不嫁他了。遂喚采綠送去。却說采綠年紀雖是十五歲。生得肥白。頭髮梳起。是個最聰慧的。見楚卿年貌相仿。小姐又贊他。心上到有個涎慕之意。只為夫人許了衾兒。曉得事不兩全。只索罷了。却巴不能勾與楚卿講句話兒。如今叫他送詩題。好不歡喜。遂到書房來。只見楚卿為熱石蟻。在那裡不住的走來走去。叫一聲吳家哥。你妻子在這裡了。要也不要。楚卿見他體態妖嬈。言語反來挑撥。因哄道。姐。你見我夜來寂寞。肯來

陪伴我作妻子麼。采綠道：「碎。怎麼將我做你妻子。你的妻子在我手裡。遂將詩題遞與楚卿。假說道：「夫人今日不歸。傳回的詩題。小姐說你若做得好。把衾姐賞你。豈不是妻子在我這手裡麼。」楚卿接了詩題。一看。自忖道：「這妮子到有風情。可以買囑。」因問道：「姐。芳名。」采綠道：「我叫采綠。」楚卿道：「衾姐會粧喬。我不喜他。若把你配我。」就做了一首詩與你拿去。采綠道：「夫人小姐作主。似難移易。」楚卿道：「我只問夫人小姐要你。難道他不肯。」采綠微笑道：「不要嚼蛆。快些寫詩與我拿去。楚卿知道我心在你身上。那裡寫得出來。」采綠道：「前做幾首。立刻就完。今這一首。就難起來。」楚卿道：「日間有小姐知音在面前。動了詩興。就一百首也容易。今天色已晚。寫不及了。既然夫人不歸。我明日送進來罷。且住。我有一物送你。遂到床頭取一條。」

紅紗汗巾。執在手裡。道：「我要與你一件事。你對小姐說。喜新也要小姐詩看。就求小姐寫在我扇上。若小姐不肯。我當面也要求他。日間宋媽古怪不許我進來。衾兒姐惡作。把中門關着。你明日見宋媽。不在房裡時。你就來開了中門。便是你夫妻之情了。」采綠啐了一聲。把楚卿打個耳括子。拆了汗巾。就走道：「曉得了。正是。」

事不做不休。

東不着西着。

采綠進房。將楚卿的話。述了一遍。若素道：「閨中字跡。可是與人看的。暖。衾兒。我看喜新不是個下人。有些蹊蹊。衾兒問道：「何以見得。」若素道：「你那曉得。衛青廝役于平陽。金燮傭工于滕肆。法章灌園于太史。喜新此人。若無志氣。就是個輕薄。若有志氣。未必肯在此。戀着你。衾兒道：「扯住不成。若素。」

道老爺年老公子又小。若肯在此是個萬幸。他若把你不在意中。那裡再尋出這樣一個。我有道理。明日送詩來。把話一試。就曉得了。當夜無話。明日已牌時。分楚卿正在書房。只見采綠走來。道我昨日把你的話對小姐說。小姐道。閨中字跡不可與人。黃昏在燈下做了一首。今早謄在花箋上。未知肯與你。不肯與你。我偷他詩稿在這裡。楚卿喜道。必定是你乖巧。接來看時。蛇頭細字上面寫着。

春閨

上眼雨絲風片烟波画船
韻限溪西鷄齊啼

雨餘芳草綠前溪。

絲線慵粘繡閣西。

風影良緣成寡鵠。

片時佳夢逐鳴鷄。

烟涵秦髮修眉潤。

波曳湘裙倩步齊。

画鼓一聲催去後。

船子却是動人啼。

楚卿看完大贊道。好一個有才情女子。果然蕙心蘭質。穠艷凄清。又如隔花喚郎。親近不得。今日得窺炙其心跡。好僥倖也。采綠道。莫講閒話。宋媽媽正在厨下。小姐叫我去喚李阿嬌。你可送詩進去。楚卿大喜。急進去。若素正在窓外。楚卿親手遞去道。俚句在上。求小姐改政。若素接來。只見上寫道。

雨洗桃花嫁碧溪。

絲添堤柳綠橋西。

風開簾幙噴交蝶。

片倚欄杆妬伏鷄。

烟裊薰籠衾独擁。

波萦湘簾体誰齊。

画眉人去無消息。

船望江干日淚啼。

若素看畢道詩如五更杜宇。月下海棠。好情思。好風韻也。楚卿道。小姐不必過獎。但求小姐佳句。也借一觀。以開塵目。若素道。女子詩詞。可是外人傳得。况我並未曾做。楚卿道。從來一唱一和。喜新雖不敢與小姐倡和。但教我下次做也無興了。小姐決然做過。万祈不吝。題在喜新扇上。也不枉小姐指教一番。喜新是最知竅。決不與外人聞見的。若素見說。下次不做。心上又愛着他的詩。便沉吟道。且再處我要問你。既有此才。何不讀書。高個上進。楚卿道。書都讀過。沒有甚麼奇書了。若素道。既是飽學。何不去求功名。却在人門下。你若有志氣。就在我這里讀書。我對老爺說。另眼看待。楚卿道。功名易。妻子難。若不聘個佳人。功名要他何用。若素道。象兒甚有姿色。我把他配你。楚卿道。小姐美意。且不敢却。但書中有女顏如玉。若

單要標致如象兒。沒有才情如小姐的。喜新也不必在這裡了。正說到要緊處。忽有綠人來道。快些打從角門出去。夫人進來了。楚卿一頭走。一頭叮囑道。千萬寫扇子。若素也急。分付道。夫人在家。斷不可進來。楚卿未到角門。夫人走到左廊下。早已望見。喚住道。你進來做甚麼。楚卿諱一句道。要問朱媽。計個針用。夫人厲聲道。朱媽。昨日隨我去。是你曉得怎麼支吾起來。楚卿道。喜新不曉得他住在人家。故此來尋。因見樓下無人。就出來了。夫人心上有些疑惑。因是新進。不好叱他。乃分付道。非呼喚不許至樓下。楚卿慌得回到書房。悶坐不題。却說若素因楚卿出去。心上避嫌。只做不知。不敢迎接母親。故意等夫人進來。方去問候。問候完了。回到自己房裡。想喜新的話。明說。是為着我。他又道。功名易。妻子難。

眼見得不是下人。衾兒決然絆他不住。喜新道：「你好痴。算計難道我就許你不成？又想道：「豈有此理。姻緣自有天定。我只守我女子之道罷了。雖然我若太無情，只說我無眼力。他苦，要我寫扇，我只把唐詩寫一首在上面。與他就是。遂取扇寫完。到黃昏時分，對衾兒道：「昨日清早，趁夫人未起，將扇送還。喜新對他說婚姻不可妄想，主意要自己打定。志氣不可醜類。在此須守法。你看他說甚麼話，回覆我。」衾兒道：「早去就是。明日起來，事不湊巧，衾兒纔出屏門，而夫人竟知道了。未知衾兒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詞云：宋媽，看見若素代楚卿飾辭回荅，因憐才處，生出這種情來，不可以私意測之。○楚卿要線，若素就叫衾兒取線，明知假意，心上也

要延挨宋媽上去了。再與楚卿講上的意思。○承綠一段，正以邪兩個婢子心術一着邪，一守正。○喜新見若素說話太唐突，少主僕體統，是一世做書僮了。楚卿少年公子氣，不識進退。蔡德在飯店立等，異鄉不比近地主人，目下就到，耳目就多，做不得手脚。蕪要立文書，定身價，奔走服役。許多葛藤起來，況長卿就要揭家赴任，還是隨去，好不隨去好。即夫人在家，茶飯俱着人送出，非呼喚不敢入。如此閨門，不要說講話見面却也难。還許你又謾，做漫着功夫麼？你不見對清書說有緣，訂個終身無緣，十日五日就走，又教他對蔡德說好，又等我三日的話，魔客唯而已。

情夢新卷之一終

第六回

沈夫人打草驚蛇 俞縣尹執柯泣鳳

詩曰一天驟雨亂萍踪

藕斷絲連訴曉風

幅素實堪書夢譜

懷衾誰許破愁胸

遂平義重能操介

上蔡緣歎未割封

好事多磨休燥急

且同阮籍哭途窮

話說衾兒清早奉小姐之命送扇還喜新似知防近不防遠不知夫人已
在天井裡看金魚竟望廂廊就走開角門要往書房來那夫人昨日因喜
新在裡邊出去已存個防察念頭今見衾兒光景遂趕上一步喝住道你